

肆

梅兰芳全集

东游记
我的电影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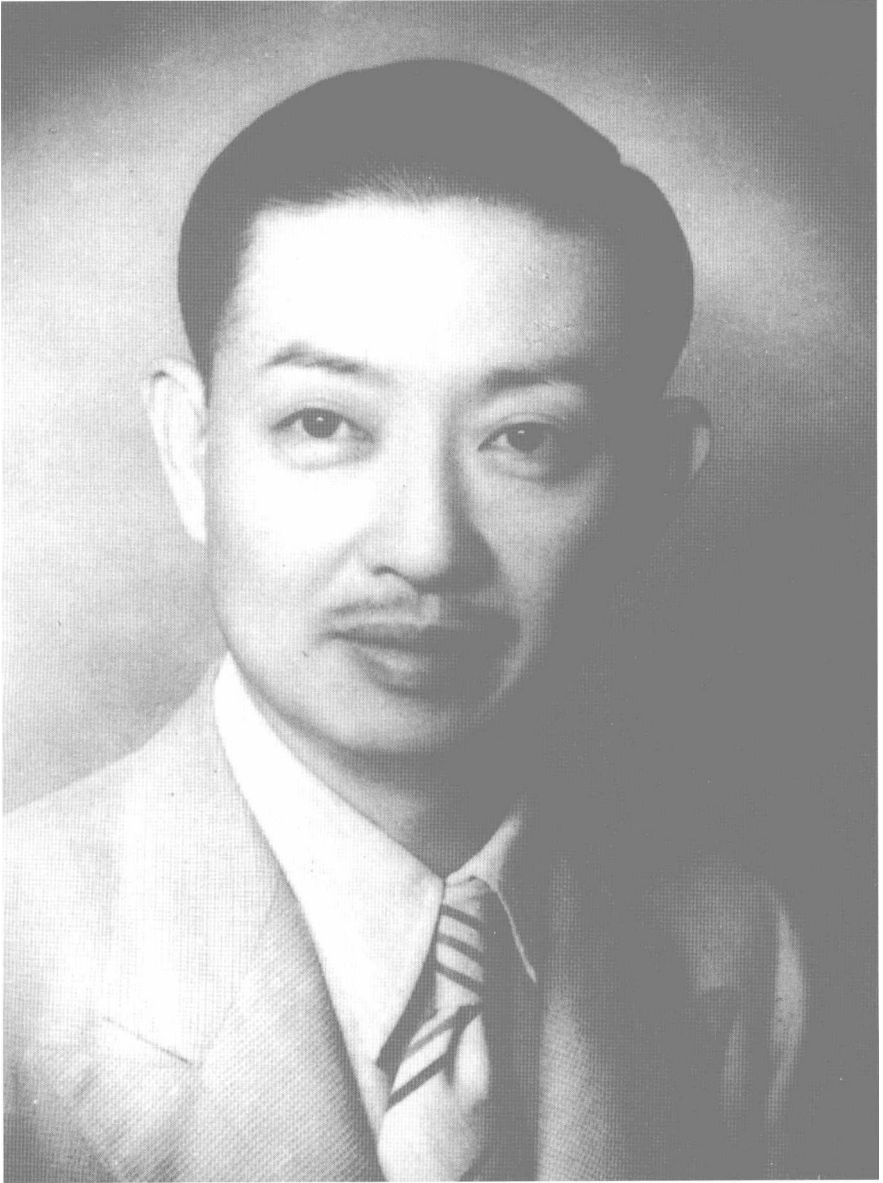
梅兰芳全集

第四卷

东游记
我的电影生活

梅绍武 屠珍等编撰





梅兰芳

1948年梅兰芳
拍摄了我国第一部
彩色戏曲电影《生
死恨》。该图为说明
书封面



日本朝日新闻
社出版梅兰芳撰写
的《东游记》(日译
本)封面



梅兰芳与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935年）



梅兰芳率中国京剧代表团抵达东京羽田机场(1956年)



梅兰芳在日本与围棋名家吴清源

目 录

东 游 记

| | |
|----------------------|----|
| 前言 | 3 |
| 东京——羽田飞机场 | 4 |
| 帝都饭店 | 4 |
| 会见老友 | 5 |
| 与龙居松之助教授谈园林学 | 5 |
| 观摩市川猿之助的《室町御所》 | 6 |
| 东京会馆盛大的欢迎会 | 7 |
| 开幕式 | 8 |
| 在东京初演《霸王别姬》 | 9 |
| 三笠宫和他的王妃欣赏京剧 | 10 |
| 角落里的垃圾 | 10 |
| 市川猿之助先生家里的夜宴 | 11 |
| 在东京帝国饭店 | 13 |
| 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 | 15 |



| | |
|-----------------------|----|
| 东京——福冈途中 | 18 |
| 广岛车站一瞥 | 21 |
| 在博多帝国旅馆 | 22 |
| 福冈大博剧场 | 24 |
| 漫谈东京印象 | 25 |
| 大丸别庄 | 30 |
| 鲁迅先生说的治病灵药 | 32 |
| 演给日本工人看的一场戏 | 33 |
| 中国书法在日本 | 35 |
| 初到大阪 | 36 |
| 在中村雀右卫门夫人家里 | 37 |
| 前进座看中村翫右卫门演《俊宽》 | 39 |
| 奈良纪游 | 43 |
| 八十八岁的日本傀儡戏演员 | 47 |
| 为中日儿童画展剪彩 | 49 |
| 由“美人图”的装裱说起 | 50 |
| 与福田眉仙谈画 | 51 |
| 天龙寺会见今井京子 | 52 |
| 观赏京舞、吃素斋 | 53 |
| 井上八千代的百岁扇 | 55 |
| 在今井泰藏先生遗像前献礼 | 55 |
| 三十年前养病的房子 | 56 |
| 他乡遇故知 | 57 |
| 京都初演《奇双会》 | 58 |
| 琵琶湖游艇上 | 60 |
| 与鸟居清言谈戏像 | 63 |
| 与吴清源谈围棋 | 64 |



| | |
|------------------|----|
| 在国际剧场义演 | 69 |
| 话别酒会上的两心交流 | 70 |

我的电影生活

| | |
|--------------------------|-----|
| 自序 | 79 |
| 小引 | 82 |
| 《春香闹学》与《天女散花》的尝试 | 83 |
| 拍摄《上元夫人》时的争执 | 92 |
| 拍五出戏片段后的一些体会 | 93 |
| 《廉锦枫》与翡翠扣子 | 101 |
| 第一次试拍有声影片 | 103 |
| 美国电影界对中国戏曲的看法 | 106 |
| 飞来福别庄做客 | 109 |
| 第一次会见卓别林 | 113 |
| 在北京酬答范朋克 | 115 |
| 首次访问苏联时和爱森斯坦的交谊 | 121 |
| 再次会见卓别林与对《大独裁者》的观感 | 131 |
| 第一部彩色戏曲片《生死恨》的拍摄 | 136 |
| 与契尔卡索夫等苏联朋友的欢聚 | 154 |
| 摄制《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的准备工作 | 159 |
| 《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的拍摄经过 | 174 |
| 第一次试拍全景电影 | 203 |
| 《游园惊梦》从舞台到银幕 | 208 |
| 尾声 | 239 |
| 后记 | 241 |



附录一 梅兰芳年谱

| | |
|------------------------------------|-----|
| 序一..... | 247 |
| 序二..... | 249 |
| 凡例..... | 252 |
| 第一阶段 清朝时期（1894—1911）..... | 254 |
| 第二阶段 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8）..... | 278 |
| 第三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61） | 383 |

附录二 梅兰芳剧作编年

| | |
|--------------|-----|
| 梅兰芳剧作编年..... | 447 |
|--------------|-----|



前 言

1956年夏，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应朝日新闻社等团体的邀请到日本，在东京、福冈、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地作访问演出。这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上一件大事，也是我三度访日中最值得纪念的一次。

回国后，《新观察》杂志社约我写访日的游记，我把记得的一些印象和片段的日记口述出来，由许姬传同志笔记，在《新观察》登载了六期。虽然叫做《东游记》，但只是随笔性质，并不包括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在日本期间的全部活动。

《东游记》在《新观察》上发表后，先后接到许多位日本朋友的来信，托我代购《新观察》。这时候，中国戏剧出版社为了满足国内外读者，准备出单行本，因而，我们就在工作倥偬中作了一些补充和整理，当然这也还是不够细致的急就章，但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引起中日两国人民内心交流、深厚友谊的回忆。

梅兰芳



东京——羽田飞机场

我第一次到日本是从北京坐火车由陆路去的，第二次是从上海坐船航海去的，这一次参加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是绕道香港坐飞机从空路去的，三次看到的景象都不相同，这次更不一样。当1956年5月26日下午，我们所坐的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飞机，翱翔在云层上面，我从窗户内向下看，只见美丽的东京都平铺在日本海的波涛万顷中，景色非常奇丽。机内的服务员向乘客报告说：“就要到达东京。”大家听了都觉得兴奋。飞机徐徐下降，地面景物渐渐看到一些轮廓，最触目的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当我们坐的飞机掠地而过的时候，我才看清了，原来是地面上很多侨胞都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那里挥舞。三时四十五分飞机在日本东京羽田机场着陆。欢迎我们的日本朋友和侨胞热烈地拥将上来，几十架照相机的镜头集中在我们身上，许多位女士、儿童穿着艳丽的衣服，将娇红嫩白的花束送到我们的手里，有几位老朋友从人丛中伸出头来向我招手，日本朋友的欢迎词和我的答谢词，都被热闹的人声给掩盖下去。这正是红日当空的时候，天气很热，但欢迎的人都兴高采烈地唱着《东方红》和《东京—北京》的歌曲。

帝都饭店

招待我们的主人——朝日新闻社的负责人远山孝先生陪我坐汽车到了帝都饭店。这个旅馆的对面就是皇宫，宫墙御河就在窗外，还可以看到一些宫中的景物，环境是相当幽静的。据说当年是皇室的一部分办公地点，后来才改为旅馆。旅馆的主人立花盛



枝先生到我房内问候，他第一句话就问我：“您还记得我吗？”我答：“面善得很。”他说：“当年您到美国去演出的时候坐的是日本邮船秩父丸，我就在那只船上担任事务长，我在船上还看到您的戏，可是那只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沉掉了。”说着他从皮包里取出一张照片，指着上面的一只船说：“这就是秩父丸，送给您留为纪念吧！”

会见老友

5月27日上午先后来了几位老朋友。年近八十的山本久三郎先生是当年帝国剧场的经理，他告诉我帝国剧场已经改为电影院。他还提起当年日本大地震以后，我到日本演出，那一次演的日期比较长，营业情况也很好，对于帝国剧场的复兴有些帮助。

波多野乾一先生是老北京，说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我第一、二次到日本他都出力帮忙，他现在《产经新闻》撰写有关中国方面的社论。他说：“您的《舞台生活四十年》那部书我读过了，第三集什么时候可以出版？”我们欣然话旧，他送我一本他的著作《支那剧大观》。这位老先生是中国戏迷，而且是行家。他听过许多北京名演员的好戏，像杨小楼、龚云甫、郝寿臣几位老先生的表演，至今他谈起来还是眉飞色舞，津津乐道的。我带了一本粘贴着前两次东游的图片、文件的资料，请他们指出还有哪些人存在，波多野先生一个个的解释给我听，所存的却已寥若晨星了。

与龙居松之助教授谈园林学

老教授龙居松之助先生看到册子上粘贴的信札中有他父亲龙

居濂三老先生的遗墨，他说：“您真是珍重友谊，三十多年当中经过许多变乱，还保存得如此完好。”说到这里，他把他的著作《日本之庭园》送给我。龙居先生是日本庭园学专家，这本书里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日本园林的特点。他知道我是喜爱日本园林的，他说：“日本的庭园经飞鸟时代（相当于我国唐高宗时代）一直到近代始终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关于庭园的布置也和文学艺术作品一样都是受了中国的影响，并且有些名园就是中国造园的名手到日本来修建的。日本庭园的结构意境，一般都带着些中国宋元山水画的风格，一丘一壑、一树一石、小桥流水、楼阁亭台，无不疏落有致，位置得宜。到了明治、大正时代，物力丰富，生活安定，许多专家钻研考据，就把它和古典文艺作品同样重视，从文献上的资料到实际存在的名园，加以整理分类，作了有系统的研究，布置新庭园的风气，也旺盛一时。这本书所介绍的却都是古代的名园。”我说：“中国的园林有悠久的历史，从乾隆以后才逐渐衰落下来。最近我们正在竭力设法使许多名园恢复旧观，像苏州的几个有名的园林，已经初步的整理修葺，但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多吸取经验，这本书带回去，会给我们很多益处。还有我们正在从事全国绿化建设，这也是必须向你们的经验学习的。”龙居先生笑着说道：“我们的文化交流，应该从戏剧艺术推广到庭园艺术。”

观摩市川猿之助的《室町御所》

5月27日的下午，我同欧阳山尊兄和苏琦同志、葆玥到明治座看市川猿之助先生的戏《室町御所》。这是一个历史剧，内容是描写一次战争中三角恋爱的悲剧。故事是这样的：有两个藩主不和，引起战争，一个藩主名叫松永（市川中平饰），另一个



藩主名叫义辉。松永下令出战，无人应声，最后他说谁要战胜了，就把他的女儿嫁给谁，立刻有两位家臣进帐讨令。猿之助先生扮的角色名池田丹后将武，是个中年的武士，市川段四郎扮的岩槻主水助，是一个美秀的青年。这两个人都爱慕藩主的女儿多门（友右卫门饰），多门爱上了青年的武士。在出战中，池田丹后将武将藩主义辉一刀刺死，但自己也身受重伤，脸上挂彩，眼睛瞎了。这时候岩槻主水助过来救护他，他忽然因妒生恨，一刀将这位青年武士刺死，犯了杀人罪。家产充公，流为乞丐。有一天多门经过他的面前，瞎乞丐听到她的声音，向她诉说爱慕的意思，多门痛斥他的卑鄙无耻，自作自受。他受了这个刺激，疯了，最后投河自杀，结束了他的生命。这个戏说明了瞎眼池田一念之差，铸成大错。猿之助先生的表演，描摹池田瞎眼以后的变态心理，深刻动人。其余的角色也都恰如其分地演得非常精彩。剧终，我们向猿之助先生献花，还照了相。

东京会馆盛大的欢迎会

日本各界名流一百六十余人组成的欢迎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的鸡尾酒会，5月29日下午4时在东京会馆举行。在会场上见到许多旧雨新知，大家在欢乐友好的气氛中热烈发言。一位年轻的日本朋友说：“我想不通为什么中日两国在战争结束将近十年之久，还不能恢复邦交。”另一位演员说：“我们虽然没有复交，但我们两国人民的心却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名演员村田嘉久子谈起当年她同守田勘弥先生到中国来访问演出，念念不忘我当时对他们的帮助。大谷竹次郎说：“战争中，我的损失很大，但梅先生送给我的一张画，却保存得完整无缺。”有一位风趣的老音乐家说：“我要向梅兰芳先生道歉，因为当年我没有得他同意，